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月台 序

「滄海桑田尚變遷，人生能有幾多年。世間好事忠和幸，臣報君恩子奉親。」四句提綱言其世道無常，滄海桑田尚易變遷，豈況人生在世，無有百年之樂。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，為臣盡忠，為子盡孝，願留芳名，莫存罵世。若論為官作宰者，宋朝有個奸臣秦檜，風波奸險，忠良被害，徽欽蒙塵於他域，國家顛危於旦夕。今看岳武穆墓前之榜樣，孰不知忠奸之區別哉！此亦膾炙人口，人所共知，豈非流芳千古、遺醜萬年者乎？若論人之立身，無論士農工商，以孝為本。然孝亦無窮：以舜帝之孝，感格天心，所以舜之為舜也，孝名萬古，人莫所及；而今惟以順而則為孝也。

竊謂天地生人，勞而不勞，父母生子，不勞而勞。安能推及胎養之勞苦、撫育之辛勤哉！繼而疾病痘疹，恐其不壽；延師課讀，恐其不精；風寒恐其不暖，飲食恐其不飽……諸如此類，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。及其長也，子反呼喝其親，抵觸其親，以親愛為尋常，視親慈為應得。嗚呼！烏鴉反哺，羊羔跪乳。物類尚具良能，木本水源，人生反昧至性！當知愛我如掌上之珠，惜我如身邊之玉。□月懷胎，三年乳哺，恩莫大焉。其間另有貧家衣食不相繼者，或少母苦節扶孤，老父積勞訓子，情景酸楚，尤為刻骨。而人子全無體貼，使親嗟貧歎老，滿目淒涼。皆為養兒待老，積穀防饑，只道暮年有望，誰知子絕天倫。傷心痛目，血淚交流。甚之更有一種無妄之流，養其身不能養其心，殺其身不能變其心。翹羽全翎，遠走高飛，逃亡在外，到處安身，若無父母，石孔生來。誠謂養虎傷身，恩將仇報。此等之流，無父無君，無法無天，更為化外，異乎禽獸之不如也。甚至骨肉之間，而子有悖逆之言，恩已斷，義已絕，而猶冀其一悟，望其一改，不忍遽斥其非，易暴其惡，俟其回心轉意，飲水思源，以待將來。豈期竟有棄父之子也！天下有不容棄父之子，而容有棄子之父。而今天地翻常，世道不同，非但無棄子之父，而竟有棄父之子，然理之所無而事之所有者，不可言而道也，天地之間豈所容哉！

畢竟忠者死忠，孝者未嘗不死孝。可以死而死，則死為孝；不可死而死，則死為非孝。故孝子愛其身於親存之日，恐親之生無以養也。有不登高、不履險、不臨深、不遠遊之戒。愛其身於親亡之後，恐親之死無以葬也。是以忠者不待命，孝者不待囑。而不忠不孝者，雖以生君之命、生父之囑，亦復何益哉！世有孫子森森而親不免於饑寒者，以兄弟共養一父母，猶或史諉其弟，弟諉其兄。而區區一個兒，能為兩口之所依倚，則子平日之孝於其親者可知也。如其不然，親之於子，今日依之倚之而不應，明日依之倚之而又不應，於是傷心絕望，誓於此生不復以子為依倚。父不得已而仍但依倚其母，母不得已而仍但依倚其父。如是而有兒與無兒何以異？兒之在家不在家又何以異乎？甚者，親不依倚其子者，煩其子；子反以依倚其親者，累其親。然則有兒反不如無兒之樂，兒在家反不如不在家之省父母之憂，而欲父母之思之，豈可得與？傷心哉！

但凡人之大困大苦，氣憤不平，鬱結不舒者，或一詩、一歌、一吟、一詠，借端發洩，以消胸中塊壘，以暢其志者乎？是以左邱明失明而著書，司馬遷腐刑而作史。屈原之離騷，莊周之荒唐，皆由此而設也。余本布衣寒士，草野村夫，安知翰墨中之滋味耶？安敢與前賢先哲為匹哉！不無胡謔亂道，嚼飯噴蛆，閒暇無事，亂說因果；移花接木，指鹿為馬，借形描影，將無作有。庸言俚鄙，不知云何。若東施之效顰，用狗尾而續貂，敢為世人嗤笑云爾。

時在咸豐六年初伏日 洞庭東山煙水散人凝香翁桂著於蕭縣草野書軒之南窗下

自序

《明月台》者，何謂也？世間每有《清風亭》之事傳，聊就今人演陳跡，未知真乎假乎？既有《清風亭》，豈無《明月台》？則禍因惡積，福緣善慶，一善一惡，立見分明。不知是耶非耶？是以謂之《明月台》。《明月台》何為而作者？無非從忠孝節義、悲歡離合之中，生出渺茫變幻、虛誕無稽一段因由，借端借事，懲勸醒世之謂也。作書者誰耶？乃煙水散人自謂之也。